

工人之路

廣東省港僑工會

廣東省港僑工會

廣東省港僑工會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四日

(星期一)

啓者敝處發給棉衣手續仿發給棉被辦法，接執籌辦數次第發出，通知貴工會集合工友携帶工人証書及請領棉衣單據，來處領取，如未收到敝處通知書前來領取，恕不發給，恐未週知，用特函達希爲查照，實感公啟。

保管棉衣收發處啓一月二日

文佳啓事 佳現已奉令率隊調省改編，所有前在第三大隊長任內委出調查特派員等職，一律收束取消，據奉委令查無效，如有假冒名義在外招搖騙取私人行動，與佳無涉，特此聲明。

文電

全國各報館轉全國各工會各學生聯合會及各公團均鑒，頃接電報，廣東上海總工會代表委員長劉華，慘被槍殺，廣東當局，並禁止各報登載，竊思英傳，該報欲使，夫上海總工會乃反抗帝國主義運動中之第一砲臺，而劉君又爲會中唯一勁旅，自劉君發生變故後，聯合各界援助，數月以來，聲浪愈發，神聖骨立，其精神生焉，而劉君之地位，乃有軍閥獨攬之勢，帝國主義者之禍，而少此救國領袖之遺，其真心理，誠絕人性，實甘與強權作國人公敵，敝會爲總工會憤慨一，勢同特角以與帝國主義者相持，此次劉君被害，不啻殘我手足而斷我國家良才，敝會甘爲丁及哀憤之餘，咸爲震食憤助，以少伸悲憤，願與全國同胞同聲疾呼，憤憤實力援助，并一重嚴討暴氏以昭公道，而維正氣，隨電不勝哀憤之至，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僑工委員會叩。

省港罷工委員會質問孫傳芳電

上海孫傳芳先生鑒，得滬電悉閣下總工會委員長劉華慘被槍決，噩耗突傳，憤慨無盡，夫此次反抗帝國主義上海總工會實首當衝鋒，其熱烈精神，舉國人民均加援護，是以雖張作霖之淫威亦所不能摧殘，反因召敗亡之禍，今先生因乘民意所共族代奉張而擁有蘇運，不知微前警後，而反變本加厲，豈真別具肺心，終以民意爲可欺耶，敝會正與帝國主義者持生奮鬥之會，更聞

同氣被殘之耗，咸爲憤慨痛癢，血脈欲湧，用特提出嚴重質問，究據何種理由法律，苟以買我工人之血，而確害愛國軍民，而爲帝國主義者及資本家之金錢爲得計者，則我工人雖弱，然一衷熱血固足以激起全國之義憤，而陳實國殃民如張作霖輩者也，幸祈留意爲佳，隨電悲憤，即候覆音，省港罷工委員會叩。

印務總工會爲漢口慘案通電

全國各報館轉各工會各學生聯合會暨全國同胞均鑒，帝國主義者屠殺我們實在繼續不斷，自五卅慘案發生後，各地方之屠殺屠殺血案未絕，查科本月七日漢口英國煙工廠無故開除女工，同時更遣派兵士死工一名傷者數十名，如斯慘劇，耳不忍聞，似此兇橫狠毒，生靈不如，順道摧殘於斯已極，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凡我同胞當一致起，應嚴厲聲援伸張正義爲死傷同胞鳴不平，不特則大好山河，總爲帝國主義之行兇場所，實念及此，能不痛心，萬望全國同胞一致起來，誓必打倒英國帝國主義，爲死者報仇，本會奉全體會員誓爲後盾，隨電聲援不勝憤慨之至，印務總工會叩。

華僑機器十科罷工同人對於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劉華同志被害通電

全國各界同胞公鑒，孫傳芳繼任上海，勾結帝國主義者殘害愛國軍民，直與奉張同出一轍，昨接上海來電，帝國主義及軍閥資本家，竟將總工會副委員長劉華同志秘密槍殺，劉君得來，軍情憤慨，凡有血氣，無不震怒，而總工會致討，以昭公道，敝會十同人，誓作後盾，各同胞速起，實行打倒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

全國各同胞公鑒，我國不幸，迭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各地慘案之血淚未乾，而本月七日漢口英美烟廠，又慘殺女工三名，傷者數十人，一盡未了，一索又起，英帝國主義者之兇惡極惡，已達極點，其目無中國，昭然若實，凡我同胞，祈一致奮鬥，爲死傷同胞報仇，爲中國民族雪恥，敝會十同人，誓作後盾，願小勝憤慨之至。

電賀上海總工會啓封

上海總工會列位同志公鑒，奉張軍閥，普天同憤，勾結帝國主義，無故封閉貴工會，壓迫我工人，現此危急，甘心國外，實欲救國國民，用心實不可測，今其內部已既分裂，敗亡在即，可爲預決，而孫傳芳繼任上海，其情狀出一轍，幸我同志，不畏威權，堅持不懈，茲已行啓封，恢復辦公，本會同人無不之下，亦深慶賀，更須自勵，與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等決一死戰，隨電不勝迫切之至。

爲被殺同胞復仇

達目的則不

評

香港最近態度之可異

郭中夏

香港政府最近態度有三點可異，我們不能不指出。

(一)日本此次出兵東三省，幫助張作霖，活捉郭松齡，干涉中國內政，國人皆知是豈有此理的強暴行為，而香港西報獨獨稱之，說外之音，意者香港帝國主義亦欲步日本之後塵耶？欲以前時派艦砲擊橫濱之手段再演於廣東別處耶？抑欲真誠前時要求倫敦政府用武力干涉廣東之政策耶？

(二)沙面英領事久已與我斷絕音信，數日前忽來一函與交涉署，言我糾察隊阻碍他為不平等條約所允許之通商，如政府不加禁止，他便組織海關警察隊以作對峙。這是什麼用意，非挑釁而何？意者沙基慘殺不足，而欲為第二次之沙基慘殺耶？

(三)四全權代表遲遲不來，忽而指使八華商代表先來。我們反對者香港政府，與華商何干。今乃使華商代表來省，是非故意挑撥華商與工之感情而何？是非故意離間華商與工之聯合而何？明知華商代表並無全權，即有全權，因非對方亦不承認，故意弄此玄虛，意者欲藉此以坐實我方無誠意解決之罪耶？

香港政府威嚇與詭謀並施，可謂狡矣。但是我們已看得清清楚楚。我們敢大聲說：香港政府如有誠意解決，四全權代表來省好了，不必弄此一套把戲，要知一切威嚇與詭謀，我們都是毫無所畏的。此類把戲，徒然延誤罷了，何利於香港。香港帝國主義者真要枉費心機了。

罷工消息

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歡迎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紀

昨日下午三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兩團體，歡迎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地點在總工會內場內連掛各種革命口號，如「全國革命民衆聯合起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正中懸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像，座位作山字形凡二百餘位，案上置有鮮花等物，陳設甚爲莊嚴，三時半各代表陸續自第一公園親親表開會後而來，主賓共二百人左右四時開會，由李森先生爲宣佈員，首讀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遺囑，全場起立致敬，次主賓行相見禮一鞠躬，於是由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黃兆漢君致歡迎詞，謂今日得蒙各代表降臨無任歡迎，此次國民黨第二次代表開會意義甚爲重大，必能繼續整理一切對外對內政策，繼續努力，使中國國民革命更得重大之發展，以底於成功云，次由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郭中夏先生報告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經過及論此次各地罷工對於工人階級於國民革命之影響，隨請各代表演說，當有夏曦，高語罕，丁惟汾，方維夏，江漢琴，陳其瓊，尙有不知名字代表四五人，相繼起立演說，於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之地位，及國民黨對於團結工農之意見，以及工農階級爭鬥於國民革命之關係，總之一切，各代表均慷慨激昂發揮聲援，(詞長容日續登)最後由郭中夏君致謝詞，賓主盡歡而散，時已七時矣。

港華商八代表返港

此次香港華商八代表之來，甚爲奇突，於職責權限資格極爲模糊，罷工委員會曾於一日在大新設宴作私人之交談，雙方答覆詳詳已誌前報，我方曾向其聲明，若港僑親屬已返港，打倒軍閥，爭取權利，國民政府爲最高口號，岸上之款經費，亦由市場捐，以示區別之敬意，並燃放大炮炮一串，情形極爲熱烈，聞該團員以此大言者，備受各界熱烈歡迎，該團員對於向各方妥安後，定現今政府應與民衆合作爲人民謀幸福，已決意一致協力，並開各國已紛紛加入國民黨，實行革命工作云。

香港近訊

(一)港官更調 自總工風潮發生後史塔士繼任，輔政司，華民政務司，均一更調，布政使河漢調調，中華民政務司，現理民署理，卓文任任民政司，卓氏即土庫和平解決工最力之一人。

(二)救災恤鄰 香港海商會，自罷工後，一萬千支，上環廣生號在店，積欠十九家當舖貨價，秘密將貨物搬出附贈，判決達利祥飛馬咭針雖非仇貨，即日判決該針貨達利祥收回云云。

糾察常務委員何清海前在陳村鎮處執綫順利船一艘，經訊明確係時時偷運貨物往滬，而該船當此應工期內，屢違勸工定條，應將該船扣留，現轉送拍賣局拍賣。

海員工會爲全國工會中，何來，所漢，張瑞成

最大之問題。但以前組織尚未十分堅密，下屆組織尤為散漫，海員工會各類頗，早有見如此，特召集全國代表大會討論改組問題。上海汕頭各地代表雖已陸續抵省，但廣州代表尚未盡出，因此特於昨日下午一時在太平戲院開全體同人大會，到者二千餘人，由蘇兆徵主席宣布此次大會改組之意義，後由公紹上海汕頭各地代表報告各地情形。次由陳炯

昨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召 隆承做棉被違約案，議

集四商會代表在東園開
席會，(一)查驗貨物手續
案，議決設立工商檢驗
貨物處，以檢驗一切進
口貨物，由商會共派八
人為檢驗員，至罷工會
人數則未定其詳細組織
章程則由罷工會擬定，
另日開會通過。(二)永昌
號，其不妥者，一律調
換，至該被押司理，准
由該號承做棉被時之担
保店蓋章保釋，(三)旁
基路船再來之砂糖案，
議決：由會寄通知各糖
訊，函飭該商會通知各糖
商到案定讞至四時許散
會。

工部局現呈請香港總督，省港工務委員會委員比分鐘總政治部兩主任鈞鑒，敬請陳水土，蘇

開支，日族仍以革命軍開支，奉章充壽局長，校尉胡以無忌不作。本年春間在漢陽機區黨不逞餘力，自能工會糾黨，據英帝國主義以來，該土族帝附楊述，乘機包運糧食陸運帝國主義，運往鄂到漢口興業店，即該土土所說，本年切實與店

言，對土革命心切，便對劉志誠，除電鄂中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除電鄂嚴禁土族土黨在鄂之權僑與在逃之陳定安通，機關密查辦外，特電陳明查辦，惠陽縣黨部執行委員叩陽

(二十)

自職工會委員陳瑞南，有無罪
白一切，經各代表詳細查究明
白，則特一得，能得屬各事，

暫以辦後，又擬委員鮑興典與陳瑞南因同爲辦理密查科事務亦被疑証，陳錦泉委員自以無干辭辦情事乃自設到代表大會與辦公云。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全國國民公鑒一月一日上午九時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開幕典禮，到會代表一百七十六人，主席汪兆銘致詞，十時開席，軍民赴會二十萬餘衆，一致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反革命派，國民革命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工商學兵大聯合萬歲，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萬歲，旋巡行慶祝，特此奉聞，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東。

李景林廿八日到濟南，
宗昌軍由滄州退却，廿

將北上前線指揮，張宗昌已派畢庶澄兩族赴滄州，拒馮玉祥軍，國民三軍來電報捷，謂張九日德州李景林轉向東逃竄，郭寶珊史宗法兩軍追至靜海東百餘里。

▲昭朝璽又反奉

命李鴻斌統所攻之江都，一命松齡攻部出榆關，一命宋哲元所部及熱河劉山勝麗脫林部，由熱河出冷口，李烈鈞軍已圍

夜出發榆關，將鐵郭松齡攻奉，奉系中之關麟徵又起兵反奉，廿八日佔是集，廿九日關部五千入集中八面城。

◆ ◆ ◆

海員工會 上海總工會 劉華副委員長

慘死電

上海工合公署：如楊先生生機遇工會上博辦事處過電，海總工會代表劉委員及劉事先生曾連工總陳芳和宋拾光。祝會同人聞之之下，悲憤難忍。帝國主義者與軍閥一方，一厥殺良輩，已見現於上海警察和沙步修案而做了！不料公開的屠殺已求，未盡其死而，心復緊的慘殺我們領袖，我們不但不能的爲劉先生之死而永久沉寢，更不能的爲劉先生之死而奮殺，我們唯有嚴正的準備着先生復仇！劉先生稱爲被殺迫進民族利益而奮鬥，我們應當被殺迫進民族而復仇，劉先生稱爲爲無產階級利益而奮鬥，我們應當爲無產階級而復仇！我們是抵禦的準備着爲上全國革命的工友後盾！一致的向軍閥攻擊！臨戰敬祝：并請電約全國革命的工友後盾！各團體，一致致對軍閥孤獨者，并開

結起來把他根株剷除，以爲人民公憤。

總工會賀上海總工會啓封

上海總工會，自五卅血案發生後，社會輿論驟起十萬無產出獄反帝國主義運動，要爲帝國主義之走狗中國所嫉視。爲其所封鎖，而上海工友對於愛國運動，并不因此而中止。更且高漲起來，能夠自動勝利。消息傳來，一不勝欣悅。於此可見我們廢門之說，日益所濟。帝國主義者之狡狴政策，終必打倒。蓋臨路一致，環視海濱，隨言轉軸，隨政改弦，即存總工會則

工人俱樂部

官格

我們工人想解放，
爲有走人我們本身謀利益
的團體去奮鬥！

歡迎工友投稿



小言

金高

今年的元旦，市上照常一般，或者這天剛是戒嚴，或者這天是拉夫，民衆多數好像不記得有元旦這一天，今年的元旦，特別是不一样了！你看，數十萬民衆，個個興高采烈，大聲而呼，革命潮流如潮湧一般，況且今年廣州地方，戒嚴拉夫，已絕跡了。更加以東江陳廉濤，南路郭誠，一切反革命的軍隊，一個個收服。市民痛苦減少許多了。

這個安樂的原由，不外就於民衆革命潮流所激成的。我們如果我們永遠得着安樂，那麼！我們必定要努力下去！

演講錄

十二月卅一日張特立先生在
代表大會講

他們怎樣要革命，無非因他們看見上海工友

日登閣，日登閣的緣故，據傳芳到上海第一日受商會之宴，第二日便到華，換言之，即第一日飲商會的酒，第二日喝工人的血。劉華是優秀熱心的工人，是上海工人的領袖，一旦被殺，上海工友是如何的悲憤啊，因此上海工友都要起來與敵人拚命，但報紙不載，故別地工人知道。當我起身時，(廿四日)上海廿四萬工友都舉行示威，劉華被殺後，上海工友失去領袖，決不肯幹的非常之多，替門的非常之多，替門的一個，仍有十個，殺了十個，仍有百個，殺了百個，仍有千個萬個，故他們們決不肯罷工，我們工友對廣東工友香港工友，全國全世界工友援助，敵人決不能相信我們的。世界工友助我們而奮鬥，有廿萬至卅萬之多，這豈巨款，都是由工人一肩擔負起來的，以此計之助我的工友當在三百萬以上，故我們不但得內地工友的幫助，且得世界工友的幫助了。現在工人與敵人不同了，何解？因爲第二次勞動大會後有全國總工會之組織而且加入赤色總工會。上海總工會是受全國總工會之指示成立的，全國工人都手拉手兒如兄弟一般，團結在一起，故無論何處，天津也好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廣東也好，都是團結在一起的，敵人無論怎樣都不能破壞我們的力量了。我們已全國一致，全世界一致團結成一條戰線。

帝國主義者的損失

自罷工到今天 (每天四百萬)

已至七萬七千八百萬元了。

主人曰：「夜深可去」，客曰：「天明我自歸」，主人曰：「盤中無菜無肴」，客曰：「廚內有雞有肉」，主人曰：「這下僕僕皆已睡」，客曰：「房中老嫂未曾眠」，主人厭極曰：「主人已倦，佳客難留」，客曰：「陳紹既完，高粱亦可」，至是主人已無他法，乃以冷語調侃之曰：「落拓窮相公，專圖白食」，客方津津有味，即曰：「真正老吃客，最好紅樓」，主人以手指壁間之鐘曰：「西洋自鳴鐘，十二點三刻」，客方注意章東明之這年花雕，



笑話

索飲客

赤雲

某富人挑燈獨坐，忽一客叩門，主人問曰：「誰」，客應曰：「我」，即客門應客入，主人曰：「何來」，客曰：「特訪」，主曰：「君可好」，客曰：「弟託福」，主人呼其僕曰：「兩盞茶來」，客即搖手曰：「一盞好酒」，主人明知其擾酒而來，即亦無法，即置酒與之對飲，良久，酒看將盡，而此客尚無去意，



小說

「報紙賣新聞紙」

馮金高

慘淡的天空，捲着嚴寒的天氣，加上被風吹得沙沙的屋瓦，七頭八拐，會發瘋的，不是我兒子，便是兒子被車撞拉快去！他的爹，他的娘，不是哭到眼瞎，便是哭到半死。唉！這樣的景況，更有可憐的，便是窮苦人家的生活，往日賣些小食物，或者是在工廠作苦工的人，經過這次災後，沒有不失業，坐食山空，而且想找工做是不容易，簡直是痛苦難堪！

經過會大戰後，雖然寒風凜冽，但是涼卻在窮人家身上，一般大富商卻依然如故，最窮是少了一兩間房收租，出街時多幾個人求乞罷了。

早上晨陽，剛剛打過了六下，馬路上富人御用的長班轎子，座托車已圍得高興，與在街時苦的乞丐摩相和，令人生了無限感嘆！這時有一個童子，身穿着破棉衣，頭上的帽，好像黃絲的一樣破爛，被寒風吹得大散，左手抱着一包報紙，腳底下的泥泥五寸厚，還沒命的跑，口喊着連喝帶喘的聲說：「報紙賣，新聞紙！」